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七卷

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

唐襄陽孟浩然，與李太白交遊。玄宗徵李入翰林，孟以故人之分，有彈冠之望。久無消息，乃入京謁之。一日，玄宗召李入對，因從容說及孟浩然。李奏曰：「臣故人也，見在臣私第。」上令急召賜對，俾口進佳句。孟浩然誦詩曰：「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敝廬。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」上意不悅，乃曰：「未曾見浩然進書，朝廷退黜。何不云『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』？」緣是不降恩澤，終於布衣而已。宣宗索趙嘏詩，其卷首有《題秦皇》詩，其略云：「徒知六國隨斤斧，莫有群儒定是非。」上不悅。（或云：「孟郊、王維於翰林。」今兩存之。）

鄭瓘相詩（李程附。）

唐相國鄭瓘，雖有詩名，本無廊廟之望。嘗典廬州，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，因有遺闕而答責之。然其儒懦清慎，弘農常重之。昭宗時，吳雄據淮海，朝廷務行姑息，因盛言鄭公之德，由是登庸，中外驚駭。於是皇綱已紊，四方多故。相國既無施展，事必依違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於攘卻之術，相國奏對，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「哲」字。其不究時病，率此類也。同列以其忝竊，每譏侮之。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，其詞曰：「側坡蛆崑崙，蟻子競來拖。一朝白雨下，無鈍無嘍囉（商本作「類羅。」）。」意者以時運將衰，縱有才智，亦不能康濟，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。時亦然之。相國《題老僧》詩云：「日照西山雪，老僧門未開。凍瓶黏柱礎，宿火燄爐灰。童子病歸去，鹿麕寒入來。」常云：「此詩屬對，可以稱衡，重輕不偏也。」或曰：「相國近有新詩否？」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」蓋言平生苦心也。

李程以《日五色賦》擢第。為河南尹日，試舉人，有浩虛舟卷中行《日五色賦》。程相大驚，慮掩其美，伸覽之次，服其才麗。至末韻「侵晚水以芒動，俯寒山而秀發」，程相大哈曰：「李程賦且在，瑞日何為到夜秀發？」由是浩賦不能陵邁。

來鵬詩（沈光楊敬之附。）

唐進士來鵬，詩思清麗，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，曾欲以子妻之，而後不果。爾後游蜀，夏課卷中有詩云：「一夜綠荷風翦破，賺他秋雨不成珠。」識者以為不祥。是歲不隨秋賦，而卒於通議郎。

前進士沈光有《洞庭樂賦》，韋八座岫調朝賢曰：「此賦乃一片宮商也。」後辟為閩從事。

弘農楊敬之撰《華山賦》，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，行坐諷之。其略云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；見若環堵，城千雉矣；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；見若蟻垤，室九層矣。醯雞往來，周東西矣。蟻蟻紛紛，強秦去矣。蜂巢聯聯，構阿房矣。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。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。累累繭粟，祖龍藏矣。其千載改更興懷，悲愁辛苦，循其上矣。」（楊氏華陰之茂族，冠蓋甚遠。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，實雄才也。）

李學士賦詩（劉昌美勾偉附。）

唐乾寧中，劉昌美典夔州，時屬夏潦，峽漲湍險，俚俗云：「灩澦大如馬，瞿塘不可下。」於是行旅輟棹，而候水平去焉。有朝官李蕘學士，挈家自蜀沿流，將之江陵。郡牧以水勢正惡，且望少駐，以圖利涉。隴西勿遽，殆為人所促召，堅請東下，不能止之。才鼓行橈，長揖而別，州將目送之際，盤渦呀裂，破其船而倒。李一家溺死焉（或云：「一行船次，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。」）。唯奶媪一人，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。先是，永安監灶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，見崖下有一人，裹四縫帽，穿白缺衫、皂義襪、青褲，執鐵蒺藜，問李公之行邁，自云「迎候」。其奶媪蘇後，亦說於刺史，云：「李學士至一官署，上廳事，朱門白壁，僚吏參賀。」又聞云：「此行無奶媪名。」遂送出水濱。」於時具以其事奏聞，自後以瞿塘為水府，春秋祭之。初，隴西文賦中有《金釵墜井賦》，至是讖焉。世傳云：「人之正直，死為冥官。」道書云：「鄆都陰府官屬，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為之，亦號陰仙。」近代朱崖李太尉、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。

劉昌美兩典夔州。雲安縣僧玄悟，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，捨己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（此像有靈矣。），乃剩三□千人己。一旦物故，經七日，鄰於腐壞，忽然再蘇，灌湯藥以輔之，言曰：「初至一官曹，見劉行軍（即昌美也。）說云：「何乃侵用功德錢？以舊曾相識放歸，須還此錢。」玄悟乃戒門人覓衣衾而償之，尋復卒也。

西川孔目官勾偉，於其輩最號廉直。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，因復還魂，見冥官謂曰：「我即勾孔目也，家在成都西市，曾負人錢三萬未償。汝今歸去，為我言于家人也。」王生後訪勾氏子，仍以債主姓名言之，果為酬還。

盧詩三選

唐盧延讓業詩，二□五舉，方登一第。卷中有句云：「狐衝官道過，狗觸店門開。」租庸張濬親見此事，每稱賞之。又有「餓貓臨鼠穴，饑犬舐魚砧」之句，為成中令訥見賞。又有「栗爆燒氈破，貓跳觸鼎翻」句，為王先王建所賞。嘗謂人曰：「平生投謁公卿，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。」人聞而笑之。盧嘗有詩云：「不同文賦易，為是者之乎。」後入翰林，閣筆而已。同列戲之曰：「不同文賦易，為是者之乎。」竟以不稱職，數日而罷也。

李洸行文卷（皮日休莊布附。）

唐晉相李洸，礪相之子也，文學淵奧，迥出輩流，於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。應舉時，文卷行《明易先生書》，又有《答明易先生書》，朝士覽之，不測涯涘，即其他文章可知也。然恃才躁進，竟罹非禍。爾後礪相追雪，贈太子太師，諡曰文，司空圖撰《行狀》，洸贈禮部員外郎。先是，劉崇魯舍人撰礪相麻，因而貶黜。礪以大彭先世，因賊仰藥，撰《鸚鵡杯賦》。李洸酬詞云：「玉犬吠天關，彩童哭仙吏。一封紅篆書，為奏塵宸事。八極鼇柱傾，四溟龍鬣沸。長庚冷有芒，文曲淡無氣。烏輪不再中，黃沙瘞腥鬼。請帝命真官，臨雲啟金匱。方與清華官，重正紫極位。曠古兩露恩，安得借沾施。生人血欲盡，機槍無飽意。」甚有文義焉。

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，因撰《夾蛇龜賦》，譏其不出頭也。而歸氏子亦撰《皮靴鞋賦》，遞相謗誹。皮生後為湖南軍卒，亦甚傲誕，自號「間氣布衣」。莊布以長書責之，行於世也。

鄭准集軍書

唐榮陽鄭准，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。常欲比肩陳、阮，自集其所作為三卷，號《劉表軍書》。雖有胸襟，而辭體不雅，至祝朝貴書中書令舍人曰草麻，通事舍人曰奏可。又賀襄州趙令嗣襲，其書云：「不沐浴佩玉，而石祁兆，不登山取符，而無恤封。」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，鄰道之敬，其若是乎。應舉日，詩卷《題水牛》曰：「護犢橫身立，逢人揭尾跳。」朝士以為大笑。

#### 鄭准譏陳詠

唐前朝進士陳詠，眉州青神人，有詩名，善弈棋。昭宗劫遷，駐蹕陝郊，是歲策名歸蜀，韋書記莊以詩賀之。又有鄉人拓善者，屬和韋詩，其略云：「讓德已聞多士伏，沽名還得世人聞。」譏其比滌器當爐也。謬稱馮副使涓詩，以涓多諧戲故也。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，假馮公之名也。穎川嘗以詩道自負，謁荊幕鄭准，准亦自負雄筆，謂穎川曰：「今日多故，不暇操染，有三數處回緘，祈為假手。」穎川自旦及暮，起草不就，蓋欲以高之。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：「隔岸水牛浮鼻渡，傍溪沙鳥點頭行。」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：「先輩佳句甚多，何必以此為卷首？」穎川曰：「曾為朝貴見賞，所以刻於首章。」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。

#### 王超箋奏（石欽若許存附。）

唐末鳳翔判官王超，推奉李茂貞，挾曹馬之勢，箋奏文檄，恣意翱翔。王蜀先主初下成都，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箋，歲久轉廳，以掌記辟韋莊郎中。於權變之間，未甚愜旨。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，然其切露直致，易為曉悟，加以鳳翔用王超箋奏，超以一本舊族，思偶風雲，每遇飛章，言偽而辯。蜀先主愛之，以二王書題表稿示長樂公。公乃致書遜謝，倍加贊賞，其要曰：「有眼未見，有耳未聞。」蓋譏其阻兵恃強，失事君去就。王超後為興元留後，遇害。有《鳳鳴集》三卷行於世。

後又有名石欽若者，體效其筆，為劉知俊判官，隨軒降蜀，不能謙退遠害，賓主爭露鋒穎，竟同誅之。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，宜其見忌而取禍也。

許存，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，先主有意殺之。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。每立大功而皆托疾，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。即彭城之舊僚，不若高陽之小吏矣。王超全集三卷，今只見三卷，聞於盧卿宏也。

#### 李商隱草進劍表（蜀庾傳昌顧雲附。）

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，以箋奏受知。相國危急，有寶劍，嘗為君上所賜，將進之。命李起草，不愜其旨，因口占云：「前件劍，武庫神兵，先皇特賜。既不合將歸泉下，又不宜留在人間。」時人服其簡當。彭陽之子絢，繼有韋平之拜，似疏隴西，未嘗展分。重陽日，義山詣宅，於廳事上留題，其略云：「年泉下無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郎君官重施行馬，東閣無因許再窺。」相國睹之，慚恨而已。乃扇閉此廳，終身不處也。

蜀中庾傳昌舍人，始為永和府判官，文才敏贍，傷於冗雜。因候相國張公，有故未及見，庾怒而歸，草一啟事，僅數千字，授於謁者，拂袖而去。他日，張相謂朝士曰：「庾舍人見示長箋，不可多得。雖然，曾聞其草角觝牒詞，動乃數幅。」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。

黃籙擅場，星辰備位，顧雲博士為高燕公草齋詞云：「天靜則星辰可摘。」奇險之句施於至敬，可乎？唐末亂離，渴於救時之術。孔相國緯，每朝士上封事，不暇周覽，但曰：「古今存亡，某知之矣。未審所陳利害，其要如何？」蓋鄙其不達變也。國子司業于晦，曾上崔相國公胤啟事數千字，上至堯、舜，下及隋、唐，一興一替，歷歷可紀。其末散漫，殊非簡略。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。（裴晉公臨終，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，與令狐公事頗同，未知孰是？舊朝士多云，李義山草《進劍表》，令狐公曰：「今日不暇多云。」信口占之。）

#### 高崇文相國詠雪

唐高相國崇文，本薊州將校也，因討劉辟有功，授西川節度使。一旦大雪，諸從事吟賞有詩，渤海遽至飲席，笑曰：「諸君自為樂，殊不見顧鄙夫。鄙夫雖武人，亦有一詩。」乃口占云：「崇文崇武不崇文，提戈出塞號將軍。那個兒（渤海鄙言。多呼人為「兒」。）射落雁，白毛空裡落紛紛。」其詩著題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。太尉駢，即其曾孫也。鎮蜀日，以蠻侵暴，乃築羅城，城四里。朝廷雖加恩賞，亦疑其固護。或一日，聞奏樂聲，知有改移，乃題《風箏》寄意曰：「夜靜弦聲響碧空，宮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移將別調中。」旬日報到，移鎮渚宮。

#### 洞庭湖詩（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。）

湘江北流至岳陽，達蜀江。夏潦後，蜀漲勢高，遏住湘波，讓而退溢為洞庭湖，凡闊數百里，而君山宛在水中。秋水歸壑，此山復居於陸，唯一條湘川而已。海為桑田，於斯驗也。前輩許棠《過洞庭》詩最為首出，爾後無繼斯作。詩僧齊己駐錫巴陵，欲吟一詩，竟未得意。有都押衙者，蔡姓而忘其名，戲謂己公曰：「題洞庭者某詩絕矣，諸人幸勿措詞。」己公堅請口札，押衙抑揚朗吟曰：「可憐洞庭湖，恰是三冬無鬚鬚。」以其不成湖也。諸僧大笑之。

進士李洞慕賈島，欲鑄而頂戴，嘗念「賈島佛」，而其詩體又僻於賈。

復有包賀者，多為龔鄙之句，至於「苦竹筍抽青檜子，石榴樹掛小瓶兒。」又云「霧是山巾子，船為水鞞鞋。」又云「棹搖船掠鬢，風動竹拋胸。」雖好事托以成之，亦空穴來風之義也。

盧延讓《哭邊將》詩曰：「自是礮砂發，非干炮石傷。牒多身上職，盡大背邊瘡。」人謂此是「打脊詩」也。世傳逸詩云：「窗下有時留客宿，室中無事伴僧眠。」號曰「自落便宜詩」。

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，有一秀才吟曰：「駐馬上山阿。」久思不得。顧曰：「何不道『風來屎氣多』？」秀才云：「賢莫無禮。」顧曰：「是況。」其人慚惕而退。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：「曉廚烹淡菜，春杼織檀花。」牛翰林覽而絕倒，莫喻其旨。牛公曰：「吾子只知名，安知淡菜非雅物也。」後方曉之。學吟之流，得不以斯為戒也。

#### 高蟾以詩策名（胡曾羅隱附。）

進士高蟾，詩思雖清，務為奇險，意疏理寡，實風雅之罪人。薛許州謂人曰：「倘見此公，欲贈其掌。」然而《落第》詩曰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春風怨未開。」蓋守寒素之分，無躁競之心，公卿間許之。先是，胡曾有詩曰：「翰苑何時休嫁女，文章早晚罷生兒。上林新桂年年發，不許平人折一枝。」羅隱亦多怨刺，當路子弟忌之，由是渤海策名也。愚嘗覽李賀歌詩篇，慕其才逸奇險，雖然，嘗疑其無理，未敢言於時輩。或於奇章公集中（《奇章集》，牛僧孺給事中。

），見杜紫薇牧有言長吉若使「稍加其理，即奴僕命騷人可也。」是知通論合符，不相遠也。

#### 韋杜氣概（李頻附。）

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：「舊衣灰絮絮，新酒竹籊籊。」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，或語於韋公，曰：「我道『印將金鎖鎖，簾用玉鉤鉤。』」即京兆大拜氣概，詩中已見之矣。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：「只將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。」尚父曰：「可惜此心，何所不用，而破於詩句，苦哉！」

#### 梁震無祿

唐荊南節判司空董，與京兆杜無隱，即滑臺杜悛常侍之子，洎蜀人梁震，俱稱進士，謁成中令，欲希薦送。有薛少尹者，自蜀沿流至渚宮。三賢嘗訪之。一日，薛亞尹謂司空曰：「閣下與京兆，勿議求名，必無所遂。杜亦不壽，唯大賢忽為人繫維，官至朱紫。如梁秀才者，此舉必捷，然登第後，一命不沾也。」後皆如其言。梁公卻思歸蜀，重到渚宮，江路梗紛，未及西溯。淮師寇江陵，渤海王邀致府衙，俾草檄書，欲辟於府幕。堅以不仕為志，渤海竟諾之。二紀依棲，竟麻衣也。薛尹之言，果驗耶。

####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

廣南劉僕射崇龜，常有臺輔之望，必謂罷鎮，便期直上。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，彭城重之，因問將來之事。夏生言其不入相，發後三千里，有不測之事。洎歸闕，至中路得疾而薨。劉山甫亦蒙夏生言，示五年行止，事無不驗。蓋飲啄之有分也。

#### 曹相夢剃度

唐曹相國確判計，亦有臺輔之望。或夢剃度為僧，心甚惡之。有一士占夢多驗，相國召之，具以所夢語之。此人曰：「前賀侍郎，旦夕必登庸。出家者，號剃度也。」無何，杜相出鎮江西，而相國大拜也。

#### 玄德感

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，常為舟楫之患。閩王琅琊王審知思欲制置，憚於力役。乾寧中，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話於賓僚，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，具述所夢之事。三奠未終，海內靈怪具見。山甫乃憩於僧院，憑高觀之。風雷暴興，見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，風雷止霽，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當時錄奏，賜號「甘棠港」。閩從事劉山甫，乃中朝舊族也，著《金溪閒談》□二卷，具載其事。愚嘗略得披覽，而其本偶亡，絕無人收得。海隅迢遞，莫可搜訪。今之所集，云「聞於劉山甫」，即其事也，□不記其三四，惜哉！

#### 劉道濟幽窗夢

光化中，有文士劉道濟，止於天臺山國清寺。夢見一女子，引生入窗下，有側柏樹葵花，遂為伉儷。後頻於夢中相遇，自不曉其故。無何，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，見有一窗側柏葵花，宛是夢中所游。有一客官人，寄寓於此室，女有美才，貧而未聘，近中心疾，而生所遇，乃女之魂也。蓋女子及笄，不有所歸，豈非父兄之過哉。又有彭城劉生，夢入一倡婦家，與諸輩狎飲。爾後但夢，便及彼處。自疑非夢，所遇之姬，芳香常襲衣。蓋心邪所致。聞於劉山甫也。